

文学月報

第三號

文学月报

文學月報

The Literary Monthly

九月號

Vol 1

No. 3

文學月報

第一卷 第三期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周起應

出版者 文學月報社

發行所 光華書局

徵稿條例

- 一 本刊登載關於文藝之一切外來稿件，無論小說詩歌，戲劇文藝論著，均所歡迎。
- 二 來稿須謄寫清楚，能按照本刊行格者尤佳。
- 三 寄投譯稿，請附原本，如不便附寄時，請將原著題目原著者姓名及出版年月與地點詳細敘明。
- 四 來稿收到後，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預覆，唯附足額郵票者，不刊時當按照原址寄還。
- 五 稿末請註明詳細地址。寄稿後如有改動，請隨時通知。
- 六 來稿一經登載，酌致每千字一元五角二元的薄酬，惟版權仍歸作者保留。
- 七 所有來稿，本刊得酌量增刪之。如不願增刪或修改者，務請寄稿時聲明。
- 八 所寄之稿，若在本刊揭載前已在他處發表者，恕不致酬。
- 九 本刊歡迎讀者之批評與意見書。
- 十 來稿請寄上海四馬路光華書局轉交文學月報社收。

價目表

售	每册大洋三角				郵費
	國內	國外	國內	國外	
時期	冊數	書價	連郵費	郵費	
全年	十二册	三元四角	五元		
半年	六册	一元八角	二元五角		

本報每年出特大號二期預定者不加價

廣告刊例

等第	地位	封面	半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底封面之外面及封面之內面	五十元		
普通	正文前後	三十元	十六元	十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長期三期九折，半年八折，全年七折。

- 定閱諸君如有詢問事件或更改住址通信時務將
- (一) 定單號數
 - (二) 姓名
 - (三) 在何處定
 - (四) 原寄何處
- 四項詳細開明方可遵辦實緣定戶太多簿冊繁重非此四項無從檢查難免仍有誤寄特先聲明

蓬子啓事

文學月報第三期起我完全脫離關係，以後關於編輯上一切事情由光華書局改聘周起應君負責。所有來稿已轉交周君，由周君負責答覆。恐勞寄稿諸君掛念，特此啓事，以表歉意。

文學月報 第一卷 第三期 目次

第二個九一八……………李文(一)

再論大眾文藝答止敬……………宋陽(一五)

論弗里契……………易嘉(六九)

沒工夫唾罵!(詩)……………別德納衣
向茄譯(三一)

創作

夜會(小說)……………叢喧(九)

早(小說)……………徐盈(一〇七)

中秋(戲劇)……………田漢(五七)

「天上海的毀滅」(批評)……………方英(七七)

一封寫給幾個美國人的回信……………高爾基
柯爾達譯(四九)

我要活

孫維洛夫 (101)
魯迅譯

「凱旋」

堀田昇一
森堡譯 (116)

九 一 八 週 年

九一八的感想……………亞 子 (八五)

九一八的回憶……………田 漢 (八五)

九一八週年……………茅 盾 (八七)

我對於九一八的感想……………洪 深 (八八)

九一八的感想……………穆木天 (八九)

向着暴風雨前進……………適 夷 (九〇)

一個印象……………華 蒂 (九三)

九一八戰爭後的日本文壇……………沈端先 (九三)

文藝情報……………(一一五)

新俄文學團體改組 高爾基談文學貴重作品交換 藝術學者柯根之死

愛森斯坦因回國以後 美國約翰李特俱樂部近訊 國際作家聯盟舉行第

三次大會 國際戲劇家聯盟日本代表被捕

第二個九一八！

李文

一年！從第一個九一八到第二個九一八，已經一年過去了。這在二十世紀，並不是什麼很短的時期了。但是，大概亡國也要一個『長期抵抗的整個計畫』。中國的小百姓僥倖得很，——總算活到了今年的九一八，而還沒有完完全全變成亡國奴。然而，這一年來的一切，大家都知道，——製造亡國奴長期計畫，正在猛烈的進行着。

雖然世界的資產階級，分着許多幫口，他們要瓜分中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年的功夫是不夠的。雖然日本的資產階級只把滿洲三省『割據』了去，還沒有完全『勦滅』中國。雖然上海的戰爭全靠着兵士和民衆的戰鬥，總算還沒有實現第二個『滿洲國』——上海自由市。然而，國際帝國主義者儘管互相衝突，他們瓜分中國的陰謀是在一步步的前進，國聯調查團的結論將要承認『滿洲國』是一種中國國內的割據狀態，和以前廣東政府對北京政府獨立一樣。然而，日本已經準備正式承認『滿洲國』，已經又在進攻熱河，已經取得了上海協定的一切權利。中國全國的小百姓，至少也已經是『次亡國奴』！

某博士的漢文譯名法，着實值得佩服，——半殖民地，譯做次殖民地；所以半亡國奴也應當譯做次亡國奴。這就是說，比亡國奴還不如，還要次一等哪！

第二個九一八的意義，就要大家記記清楚：中國的小百姓是比亡國奴還要次一等的次亡國奴。

『長期抵抗的整個計畫』——是要幫助次亡國奴高升一級，去做亡國奴，次殖民地高升一級，去做殖民地。這是個

陸官計畫。陸官是大家喜歡的。爲什麼又要這樣遲緩呢？爲什麼要『長期』？難道『短期』速成的高升計畫不更好嗎？

一年過去了，咱們小百姓仍舊是一些『次等貨』。似乎太叫人心焦了。

原來這是有個大道理的！譬如說罷，以前有一個太平天國。這太平天國是洪秀全起義創造出來的，牠居然敢於『復興民族主義。——有書爲證：

『當洪秀全起義之時，洪門會黨多來相應，民族主義就復興起來』。（孫總理民族主義第三講）

繼承孔子傳統的曾國藩自然要勦滅這個太平天國。最初說三個月，後來說六個月。三加六得九，六加三又得九，二九一十八，三九二十七……最後，鉄算盤上算出來了：——原來要『十年八年的長期計畫，方易爲功！』要升官，不能夠心急。首先要打平太平天國。然後頭等亡國奴才做得安穩。

國際資產階級，日本帝國主義，中國紳商大人，——都明白了這層大道理。世界上的太平天國，中國裏面的太平天國，都不是容易打的。非得『長期』不可。一年不成，兩年；兩年不成，三年……

可是，這不是說他們這些貴人害了慢性病了。不是的。他們其實也心焦得很。無奈一些真正抵抗的牛馬奴隸，非常之倔強，非常之混賬，——越來越兇，越打越多。所以他們在『長期』之外，還有一個『整個』。他們學會了『各方面的詳細的嚴密的』計畫方法。這種計畫，表面上雖說是長期，實際是猛烈的拚命的進行，正在各方面開展，展開了各種各式的戰線。這個『長期的整個的計畫』之中，所謂文藝也是一個戰線。

日本資產階級不但用軍隊佔領了滿洲三省，不但用飛機炸彈轟炸上海市，不但用外交政策買了一個上海協定。他們還派了許多文學家，藝術家，電影明星等等，去製造『民族主義的自衛的意識』，而且還叫他們略爲歌頌幾句中國的『新英雄』，稱讚幾句『不可多得之將才』，爲的是……尤其是大批的粗製濫造的馬路文學，正在東京西京，天天的『出產着』狂妄的馬鹿，愛國主義的文藝。

國際帝國主義的每一個國家的資產階級，爲着打平世界上和中國裏面的『太平天國』，爲着瓜分中國，爲着……，又何嘗不是這樣呢？

然而中國的文藝界呢？

中國的文藝界很『清高』，他們正在唉聲歎氣。

『德國現正當民生凋敝經濟恐慌之時，而對於哥德，却（此字不合古文體例！）舉行如此宏大之紀念，其重視藝文爲何如。返觀我國，不特重視藝文者極罕，甚且以藝文爲研究對象者，亦寥寥而以文藝爲政治活動之武器，人不務本，百事摧毀，可哀也！』（現代雜誌創刊號一八〇頁）。

這種嗚呼噫嘻的腔調，『歎斯文之日喪，痛風雅之垂絕』，究竟是爲的什麼？說句不客氣的話，——爲的是做內線。爲的是要杜絕『政治活動式的文藝』。帝國主義和紳商資產階級，天天在用文藝幫助他們的飛機炸彈機關鎗。而中國的『作家』反對小百姓用文藝做政治活動的武器，解除一種武裝，就減少一份戰鬥能力；缺乏一種武器，就放棄一條戰線。假使真正遂了這些作家的心願，豈不是帝國主義紳商資產階級要十二分的感謝嗎？其實，這些作家自己也在無意之中宣傳一些什麼，鼓動一些什麼，幫着世界的統治階級……而他們故意要掛起風雅的招牌。大概是因公開的做『主上』的號筒，不如祕密的做內線。

這一年以來，就是公開做號筒的中國文學家，也學着了一些乖。小百姓的見識已經增長了不少。從不抵抗到假抵抗，從假抵抗到『長期抵抗』。從獨裁到民主，從民主到『均權共治』。把戲是變完一套又一套。而小百姓的眼光始終一天天的明亮起來了。葫蘆裏賣的什麼藥，不用猜就可以知道。因此，那個舊葫蘆只能夠暫時收藏起來。另外換一種戲法。『國人皆曰可殺』，——他們也不能夠不跟着說一聲『可殺』。爲的是要小百姓肯讀他們的下文。而下文就是許多個『然而』，『然而』底下接着是：『不要忘掉了當前的敵人。』譬如說罷，有這麼一篇小說，開頭是：

『喂，排長，我們到底上那兒去啊？』其中一個問。

「走吧，我也不曉得。」

「丟那媽，死光就算了，走什麼！」

「不要嘍，服從命令！」

「丟那媽的命令！」

然而，丟那媽丟那媽，命令還是命令……

這樣，十九路軍就向西退去。

這很漂亮的了。讀下去罷——看他這樣寫過去，那樣寫過來，寫到臨了：

詞鋒陡地又轉變了新方向，那公共的敵人忘掉了，他們開始辯論，謾罵起來：

「新軍閥資產階級口口黨的走狗！」

「賣身投靠口口口的走狗！」

「不，你們都是狗，唯有我們的赤血黑鐵可以救國！」

於是『忘掉公共敵人』的罪名成立了。很好！但是，誰和誰有公共的敵人？喪失八萬條金條的將軍，簽訂上海停戰協定的院長，抱着中興滿清勦滅匪徒的大志氣的曾國藩，誓死不抵抗日內瓦華盛頓的金牌的岳飛，趁着上海戰爭的機會大做關北地皮生意的紳商，捧着貳百萬銀子到處去請求派兵屠殺的名流……等等等類。他們和小百姓有公共的敵人嗎？哼！這種問題問不得！妙處就在籠統的『公共的』三個大字。咱們公共的祖宗是皇帝，公共的道統是孔子；血統是公共的，黃臉皮是公共的，還有……還有什麼是公共的呢？想不出了。總而言之，統而言之，看這個『公共的』面上，不要去和馬占山將軍們吵鬧了。馬占山將軍不是說的嗎？——「奴耕婢織，各盡其職」；奴隸牛馬都安份守己些，國就有得救了。做同文同種同祖宗同道統的高等華人的奴隸牛馬，不是比做外國人的要『好得多』嗎？日本資產階級所以要稱讚這些人是新英雄，就因為是同主義同血統的關係。大亞細亞主義的基礎已經埋伏好了。也許到第三個九一八的時候，他

們就會跟着日本資產階級，急轉直下的加上一段新的註解，說：日本人其實也是廣義的同文同種，所以做亞洲的日本人的奴隸牛馬，不是比做『猶太穢種』的信徒要高明些嗎？何況，中國人曾經做過蒙古成吉思汗的奴隸牛馬，幫着他一直打到烏克蘭匈牙利；後來，又曾經做過滿洲愛新覺羅的奴隸牛馬，幫着他打平了蒙古西藏新疆，——到如今，這些民族的王公還希望中國天朝賞賜黃馬褂。蒙古人，滿洲人，都是亞細亞的民族。中國人做着他們的奴隸牛馬，却曾經這樣的耀武揚威過。現在，只做個把『次亡國奴』，始終還是次等貨，實在無味得很。唉，老天爺呀，甚麼時候你再保佑我們做成亞洲的日本民族的頭等奴隸呢？做着日本奴隸牛馬，中國人也許能夠張開着血盆似的大口，一直衝到莫斯科，把那些『猶太穢種』吃一個乾乾淨淨，勦滅國際的太平天國，比勦滅中國的太平天國——功勞一定更大了。唉，老天爺呀，保佑佑佑能。這是真心話。這種真心話，在一年以前比較可以公開的在號筒裏吹一吹。而現在，現在就要轉灣抹角的寫出來，攪進了更多的蒙汗藥和迷魂湯！

此外，花花綠綠的文藝家還多得。誰是黃的，誰是粉紅的，誰是白的，誰是黑的，誰是藍的，——一時也說不盡許多。總之，是逃不了『號筒』和『內線』的作用。威嚇哄騙——各盡所能。麻醉鎮靜——各取所需。很可能的是：有些文學家連自己也莫明其妙。但是，誰要是揭穿他的真相，也就要惱羞成怒的，——於是乎就有人說『難乎其為作家』了。

自然，還有一些更加精緻的武器。冒充着什麼什麼主義的文藝理論，而事實上是在努力進攻小百姓，——大聲的呼叱着；不准侵略文藝，他明知道統治階級不至於就真正放棄了文藝，而小百姓，只看見他的招牌而沒有辨別他的貨色的真假的時候，倒會被他嚇退幾步的。還有一些人，是在做着種種的『暴露』工作。譬如說罷，暴露一些統治階級的弱點，目的是在使他們『驚心動魄，善為之備』。或者還在高叫幾聲『勞苦大眾』，只為的是戳破一些出氣洞。……這些種種式式的文藝——從九一八到現在，其實都在拚命的努力的幫着國際的資產階級和中國的紳商，進行勦滅國際的和中國的太平天國的任務，企圖製造或者銅定一些奴隸性。

從文明戲直到馬路上的『流通圖書館』的所謂大衆文藝，自然更是製造奴隸性的工具。雖然這裏面未必見得有什麼傑出的作品，那些小白龍演義，馬占山演義，上海之戰……未必見得是什麼九一八之後的水滸，然而，一般民衆在這種猛烈的震盪的時代，要求知道些什麼，要求解答些什麼，他們還只能夠看這一類的文明戲，影戲，小唱，連環圖畫，通俗小說。他們始終是要受到一些影響的。統治階級有一班高等清客，可是，牠還有更多的『下等清客』，何況『高等』和『下等』之間是密切的聯係着的。他們有分工，他們更加會合作。

不但是一些時事的政治題目的作品，不但是一些岳飛復活的禱告，而且，就是什麼『肉的』，『雲雨的』東西，也有同樣的使命。

固然，譬如天文台上忽然報告地球要被彗星碰壞了，世界的末日快要到來了，或者推背圖上的預言和什麼九仙會主的警告，都說中國逃不了什麼什麼劫數了；那時候，你可以預料到上海大馬路上會有人赤身裸體的性交，大家要發瘋的『趕緊享福』，享一分鐘是一分鐘。統治階級的墮落，未始不是牠預先感到自己的末日。一些『高等的』，『下等的』文藝早就充滿着色情狂的氣味，而最近一年來，更加厲害。越是叫着『國難』，越是拚命的笑罵，也就越發顯得『作家』自己的衝動，自己的要求刺激。『羅馬』的末日是到了！一些小姐奶奶夢想着做古代埃及的皇后；一些公子哥兒，差不多要把腎臟完全代替自己的腦經。至少也要寫一部『警世奇書』。不錯，這是墮落，腐化，荒淫，昏迷，——這是統治階級腐爛！

然而，他們也是要想努力的飛散這種傳染病菌，努力的擴大腐爛的範圍。他們要把小百姓也往這個骯髒的毛廁坑裏拖。無論清高的風雅的文學家怎樣把自己的眼睛抬得高高的，只看天上的純潔的白雲，——而在地面上，這些四五六等以下的文藝，仍舊天天在飛散着毒人的病菌。

帝國主義和統治階級，在大砲機關鎗之外，——還用着許許多多種種式式的武器，連這一些文藝也並不是什麼無關重要的東西。

第二個九一八！「長期抵抗的整個計畫」實行了已經一年。中國文藝界，也盡了一份「愛國的天職」。被抵抗的中國小百姓，不但又死了幾十萬，而且還得到了一些新式的文藝禮物！

小百姓的文藝——真正鍛鍊鬥爭的武器的文藝，當然是受着種種式式的摧殘。然而牠是在生長出來。

豺狼虎豹狐狸精的假面具，是多極了。文藝的理論和作品——應當無情的巧妙的去揭穿這些假面具。牛馬奴隸的人生觀，牛馬奴隸的心，正在跟着戰鬥的開展而劇烈的變動着。小百姓需要真正自己的戰爭文學，需要反映這種偉大的變動的文學。「一切都重要新估定價值」——這難道不是小百姓的要求。鄉下的小百姓，也許還有許多「市場道德」的迷信。而城裏的小百姓——他們在工廠裏賣氣力，只剩得一個身體兩隻手是自己的，他們想不到什麼「機會均等的自由競爭和平均分配」，他們倒認識偉大的機器工業所造成的新式文化的物質基礎，他們能夠知道由小百姓自己作主來建設的「將來」是個什麼樣子的時代，——他們明白：必須領導貳萬萬鄉下的小百姓，去不斷的鬥爭。日本，英國，美國，法國：以及中國統治階級，倒的確有個共同的敵人——這就是這些小百姓，這就是中國的和國際的太平天國。戰鬥是緊張了，不但九一八，一二八的事實已經發生過，而且已經到了第二個九一八。戰鬥是拚死的戰鬥。不但要……而且一切日常生活的問題，老婆孩子的问题，祖宗菩薩的問題，劍仙俠客的問題等等——也都不能夠只聽一些統治階級的解答！

大眾文藝！真正大眾自己的文藝，這也是一個重要的武器。不願意做統治階級的清客的人，到大眾裏去罷。自然，真正暴露統治階級的真相的文藝，一般的是需要的，真正反映革命的鬥爭的作品，也是一般的需要的。——因為許多貧苦的青年學生羣衆，知道唾棄那些老八股式的文藝，並且也會部分的逐漸的走到小百姓的隊伍裏來。自然，現在還沒有產生新的施耐庵和曹雪芹，誰也沒有把握——能夠一寫就寫出傑出的新式大眾文藝。但是，一年過去了，第二個九一八已經到了，鬥爭更加劇烈了；一些不願意做清客的作家，一些貧苦的青年，只要真是站在文藝戰線上的，——都快些到大眾裏去罷。只有跳進水裏去，才能夠學會游泳。

展開，擴大小百姓的文藝戰線——反對帝國主義和中國紳商的一切種種文藝上的政策和手段；首先就要在小百姓中間發展真正的大衆文藝的運動。

夜會

叢喧

最先曉得這消息是第三弄口上的七阿嫂。阿七還在馬路上賣花生米沒回來。李保生來說今天晚上有戲看，要七阿嫂叫阿七買三十斤花生米，還說要阿七只能賺一個銅版一斤，因為都是自家人吃，便是阿七兩夫婦也有得吃的。

七阿嫂「曉得了這消息，一會兒就傳開了。好些人都跑到第十弄李保生家去瞧。李保生沒看見，只有幾個人在他門口捧着一張紙神氣活現結里結巴的唸，小麻皮也在那裏唸，說他們是戲子，真見鬼，小麻皮會唱他媽的卯戲。快散工的時候，弄門口就貼了兩張寫了字的粉紅洋紙。認識字的都要跑攆來看看。不認識字的就跟着擠去問問：

「什麼事體？」

「嘿，老哥！有人請過節呢！」

「叫朋友請酒，擺家家年兒……」

「過他閻王老子節，飯也沒有吃的，窮開心！」

「花生米不要吃，看看九一八新戲倒好呢……」

「嘿，今天廠裏張工頭還勒着。要我們捐幾個銅板把什麼東北義勇軍，說不要過節了，我們一個也沒有拿出來，我們比不得有錢人家過節，也不花錢，也不捐錢，鬼曉得這錢捐到什麼地方去！……」

「過鬼節，張印子才要過節呢。」

張印子是個放債的人，今天跑到這同和里，有五十多家都欠他的債，他逼了一些錢，還搶了許多破夾衣，舊桌子，連床鋪抬走了的也有，弄得男人們都在心頭發氣，暗地裏捻緊拳頭：「媽的你狠，總有一天做死你！」女人們更有哭出來的。抬了床去的人家，沒有法，在四處找稻草。

「買根籬的開水泡飯吃，快些呀！」

「小狗子，今晚有戲看呢，九一八是什麼，你懂麼？」

「媽媽不懂九一八，問爸爸好了，爸爸昨天同阿七講不准紀念九一八，說外國人要來捉的……」

都急慌慌的吃了晚飯，小孩子們因為想擠在前邊看戲，飯也沒有吃饱，都跑到第十弄去了。女人們碗也不洗，往鍋子裏一泡，捧着，推着的也去了。這個弄裏自從春上吃過大鍋飯後，還沒有這樣熱鬧的集會過，這是一個新的晚會。

第十弄人全塞滿了。還在擠着來。屋子裏也塞滿了人，都從空的地方，人頭同人頭空着的地方，塞進一個眼睛去，樓上也是人，屋子上面也是人。第十弄的末端，不知在什麼時候搭了幾條木板，搭得高高的像個臺，大約是做戲臺的，却也站滿了人。臺上臺下都鬧成一片，聽不清講些什麼，時時從人叢中吼出一聲兩聲「李保生！你叫我們來做什麼，快些說呀！」

拿了一個話筒子，不是李保生，是第九廠的王大寶，他開始說起來了：

「今天……」

阿翠，小王子，梅英，幾個站在一塊的，就悄悄互相推着，吸吸的笑了起來，看這癩痢頭不出，他也學着拿話筒子了。

聽到每人有一把花生米吃，就全場都笑了。

「真是小意思，大家不要見笑，不過吃着玩玩，那裏是過節？」王大寶也笑着說，後來忘記了，把話筒子拿在一邊，又接下去道：「媽那個辰，節，節在租界上過着啦，看那邊天，紅着啦，電燈密得像天河的星，人打扮得像洋畫上的妖怪，老子三十年了，還沒有過過節，小的時候還跟着我那媽拜拜菩薩，只有鬼，我不信這些了。前年廠裏還放半天假，自從去年來，哼！別說了，咱們大家都有數目……」

對的，哪個心裏沒準兒，這弄裏就還有許多人上夜班。莫說笑聲都縮了回去，就要勉強裝個笑像兒，臉子也拉得痛。都不做聲，說不出什麼話，讓這癩痢頭說下去吧。

「媽的，今夜就叫着來聽你說傷心話麼？」有人心裏這樣想着。

靜靜的，王大寶也不說下去，只有沉默在這裏停住，